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T
EHT 5240/1133(1)

漢釋木

合部九十二家精林

漢代四州精林

合訂七十二家評林

楚辭朱註

吳門白玉堂梓

合訂七十二家辭林

楚辭朱註

吳門白玉堂梓

序

楚辭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
逸章句其書本吳郡文學黃勉之所蓄長洲尹
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
自考亭之註行世不復知有是書矣余間於文
選窺見一二思覩其全未得也何幸一旦得而
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朱子而大明漢唐註
疏爲之盡廢何以是編哉余嘗即二書而參
閱之逸之註訓詁爲詳子始疏以詩之六義
援據博義理精誠有非逸所及者然余之憚也

若天問招魂譎怪竒澁讀之多未曉拏及得是
編恍然若有開於余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
之長哉章决句斷俾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
余因思之朱子之註楚辭豈盡朱子說哉無亦
因逸之註叅訂而折衷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
說哉無亦因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
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然則
註疏之學可盡廢哉若乃隨世所尚猥以不誦
絕之此自拘儒曲學之所爲非所望於博雅君
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辭有高下以其
古也亦存而不廢雖然古之廢於今不獨是編
也有能追而存之者乎高君好尚如是則其爲
政可知也已正德戊寅夏五光祿大夫柱國少
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致仕王鏊序



重刊楚辭序

古今之以辭賦而伸其志者卒亦僅僅以辭賦而畢其用而獨三閭家言不然予嘗神覽九州而豔楚之多材也大都磊砢沈雄博塞而好脩薦紳先生精白一志以媚天子即其人非楚而材則楚一石畫一風議出而海內想聞之以爲是岷湘間之南金翠翹也哉甚矣楚風之動人深長思也旣而遊楚以一葉走江陵銀浪拍天嶒岉颯颯不減秦皇帝合前後部鼓吹獻俘太廟時予乃劃然長嘯拂吳鉤而歎曰壯哉觀乎

而且遙揖一嶽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
上于青雲亡怪相如子虛之大言夸張至擬於
天子之上林也殆扶輿之秀獨萃於楚矣然則
人傑固由地靈歟又不然蓋過江謁忠王祠以
瓣香清酒效賈長沙之弔而後知文士張楚功
卓犖不可誣也靈脩之浩蕩衆女之謠詠而以
紉蘭扈芷之身躑躅於其際不平之窳噓而成
響佗祭藝伊如擣如訴夫亦聊以自矜其蛾眉
曾何救衆醒衆裸然作經之旨不獲伸於懷王
子蘭而獨伸於千古君臣間之讀騷而殊其遇

蘇潘而有其志者何也爲其可以怨也不淫則
風不亂則雅遠之事君夫又奚難焉 今上神
聖國家鴻昌茂麗之氣流公卿間宜爲春容大
章庶明良而贊喜起其規當日之橫廢牢愁懟
恚隄剛未可同年語也而要以精神流行於三
楚丰彩照映匪止沃文士之膏沐而實劇貞臣
之肺腑宋玉景差之徒及後世之馬楊故賈握
三寸柔翰蟬緩於左徒之門者其得於騷淺而
行廉志潔恥言屈信龍蛇以藻脩偉豎皎皎於
華裾拖紳間者其得於騷深耳信乎楚之多材

功在屈氏奚地靈人傑之足云卽嚮所見嶒岷
颺颺江濤之怒皆汨羅之怨也時蓋低徊祠下
者久之慨慷唏噓神味若接夜宿舟次恍惚高
冠長劔岌岌陸離挾行唵憔悴之容者揖予而
譚謂沈湘以來知我惟子安在廓落兮而無友
生哉予聳然謝覺而異之濡筆記其事歸檢篋
中適得先侍御子威手校楚辭十七卷爲洗遊
橐付諸剞劂夫是故吾家中壘校尉所編次成
帙者也中壘繇宗室子列九卿入贊尚書備肺
雖不爲不遇然慨然有幽憂之思不得已而託

之九歎以擬騷可見辭屈氏者遭不必屈氏也
而材屈氏者辭併不必屈氏也願以告楚材暨
吾黨之豔楚材者毋謂靈均衣被後人塵塵一
辭賦之宗而已也萬曆己未夏六月吳郡劉廣
元博父譔



楚辭目錄
卷之五
卷之四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一

卷之五
卷之四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一

卷之五

卷之四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一

楚辭目錄

第一卷

離騷經章句第一 屈原

第二卷

九歌傳章句第二 屈原

第三卷

天問傳章句第三 屈原

第四卷

九章傳章句第四 屈原

第五卷

遠遊傳章句第五 屈原

第六卷

卜居傳章句第六 屈原

第七卷

漁父傳章句第七 屈原

第八卷

九辯傳章句第八 宋玉

第九卷

招魂傳章句第九 宋玉

第十卷

大招傳章句第十 屈原或言景著

第十一卷

惜誓傳章句第十一 賈誼

第十二卷

招隱士傳章句第十二 淮南小山

第十三卷

七諫傳章句第十三 東方朔

第十四卷

哀時命傳章句第十四 嚴忌

第十五卷

九懷傳章句第十五王褒

第十六卷

九歎傳章句第十六劉向

第十七卷

九思傳章句第十七王逸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竒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者翦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益亦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曖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騶虬乘鷺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疆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土謂不合傳體褒貶任

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
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
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
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
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
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
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
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
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
狹之志也士女雄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
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
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
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
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
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
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
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蒐大招耀艷而深華
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
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歎難與並能美自九懷
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

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
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
賈追風以入麗馬揚公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
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
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
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
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歛唾可
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
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鎚毫

楚辭卷第一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離騷經章句第一

備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
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
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
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
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
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跡屈原屈原執履忠

貞而被讒衰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
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
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道一云陳故上述唐虞

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五到之敗冀言覺悟

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

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

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

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

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

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也

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

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

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

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

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德合天地稱帝苗胤也裔末

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墳氏女而生老僮是為

楚先其後能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

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

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

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
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
義厚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
也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

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攝提貞于孟陬

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

兮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惟庚寅吾以降

也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

為陽正故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

生而立於庚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皇

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覽揆余于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覩也揆肇錫余

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庸

正中故賜我以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字余曰

美善之名也名余曰正則兮則法也字余曰

靈均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

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已

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禮云子生三月父

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者所以正形體定志意

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

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紛吾既有此內

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意也

美兮紛盛又重之以脩能已之生內含天地之

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言謀足以安

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

惟

辭

寅

始

皇

地

之

於

於

已

父

言

地

之

言

已

禮

云

子

生

三

二

一

一

一

一

反中一本無洲之宿莽攬采也水可居中者曰洲

曰宿莽言已旦起陸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

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

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

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

可變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春與秋其代序代

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義春惟

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也惟

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恐美人之

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飾美好故

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用賢不撫壯

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而棄穢兮穢

喻讒邪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

忠直之何不改乎此度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

害也政教棄遠讒佞無令言賢改此乘騏驥以馳池

感讒之度脩先王之德法也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來

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則可成於治也吾道夫先路路道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

也昔三后之純粹兮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文

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固衆芳之所在衆芳喻群賢也言往古夏禹殷

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雜申椒與菌

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具隕桂兮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豈維

大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

也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何桀

夫先三后者稱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

道施行惶遽衣不暇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

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惟黨人之偷樂兮也論

以法戒君也阱似正反惟黨人之偷樂兮也論

語曰群而不路幽昧以險隘路道也幽昧不明

黨偷苟且也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怨忠直苟且偷

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豈

余身之憚大且殃兮憚難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后

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

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

也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

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

異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

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曰有荃音孫不揆余之中

一作情兮荃香草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

忠荃反信讒而齎賈音又怒齎疾也言懷王不徐

也信讒言而疾怒我也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謇謇忠貞貌

謇謇匪余一本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已知

窮之故無指九天以為正兮指語

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指九天以為正兮

不能自止而不言也夫惟靈修之故也

天謂中央八夫惟靈修之故也靈謂神也修遠

也正平也夫惟靈修之故也靈謂神也修遠

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

上指九天以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

故欲自曰黃昏以為期羗中道而改路初既與

盡者也

五

余成言兮也言猶議也後悔遁而有他也遁隱

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余既不

難夫離別兮遠曰離傷靈修之數化化變也言

過非難與君別離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

畹兮或曰田之長為畹也又樹蕙之百晦也樹種

衆香循行仁義勤身勉力朝暮不倦也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畦留夷

與揭去謁車兮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

畦雜杜蘅與芳芷留夷杜蘅芳芷皆香草名也

長願埃時乎吾將刈刈獲也草曰刈穀曰穫言

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

也其治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病也哀衆芳之蕪

穢穢言已所種衆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

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循行忠信冀衆

音競進而一作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憑不馱

乎求索索音所格反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

復求索不知馱飽者也楚羗內怨已以量人兮楚

人語詞也猶言鄉何為也以心揆心為知量度也各興心而嫉妬與生

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

推弃清潔使不得用也忽駝騫務音一以追逐非余心

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務為惶遽者追權貴求

財我獨急也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今冉冉行貌恐修名

之不立將以速至恐修行建德而功不成名不

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朝飲木蘭

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旦飲香木之

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言吞陰陽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澤也苟余情

其信姱反口瓜以練要兮苟誠也長顧反頷音頷

亦何傷頷頷不飽貌言已飲食清潔誠欲使我

雖長顧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何者擊木

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擊木

根以結蕙兮擊持已根貫薜荔之落葉擊木

草也緣木而生落墮也藥實也累香草之實執

持忠信貌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

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矯菌桂以紉蕙兮

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矯直

索素各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

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謇吾法

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也夫前

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前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

之所服行也謇難也言已服然雖為難法我雖

傲前賢以自修潔非木也今世俗人所服佩不周於今之人兮

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願依彭咸之遺則

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古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法以自率厲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一作生

之多艱艱難也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世將効

彭咸自沈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

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也屯徒昆反鬱邑余侘加

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又勅祭丑世反又又兮侘猶堂立貌也祭猶

駕反楚人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侘侘

名住曰條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寧溘蓋

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反死而流亾兮溘猶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寧

死形體流亾不忍以中執服眾鳥鷹鷂之自前世一作而固然言執

類以喻忠正也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

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比干伯夷是也何方園之能周同云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

方鑿受圓而能合者誰有異道屈心而抑志而相安耶言忠侯不相為用也

兮抑案忍尤而攘詬詬古豆反尤過也除也案

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也伏清白

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

乃前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王悔相道之不代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察兮悔恨也相視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

立以泣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

比干伏節死於義我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回朕車以復路兮回旋也及行迷之未遠

志也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

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

遵道行義欲步余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澤曲還歸之也于九馳椒丘且焉止息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

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進不入以離尤兮

退將復修吾初服忠誠君不肯納恐歸重遇禍

故將復去修吾初製芰反奇寄荷以為衣兮製裁

始清潔之服也也芰 陵也秦人曰薜荔荷芙芙蓉 集芙蓉以為裳芙蓉

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蓮萼

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

岌兮岌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差衆貌也

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言已懷德不用復高

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人之服芳與澤其雜糅兮

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唯昭質其猶未虧唯

玉堅而有潤澤雜糅也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

澤之質二氣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

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忽反顧

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

遊目兮忽疾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已欲

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佩繽紛其繁

飾兮繽紛盛貌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芳

言已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

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言萬民稟

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雖體解吾猶未

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也

變兮非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已好循忠信以

不艾女嬃之嬋媛兮嬋媛猶屈原姊也申

申其罵余申申重也余我也言女嬃見已施行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夏康娛以自縱夏康

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

巷圖謀也言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

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巷失尊位也

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

子之歌此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也又好射

逸篇也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

夫封狐佚田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亾其

國國一作亂流其鮮終兮鮮浞又貪夫厥家

也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

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

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

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

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澆身被於一作強圉兮

身即滅亾故言鮮終政澆身被於一作強圉兮

澆寒浞子也縱欲殺而不忍縱放也言浞取羿

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日康娛以自忘兮康安厥

愆以殺夏后相也也首用夫顛隕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墜也言澆

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

而墮地論語曰羿善射界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自此以上羿澆寒浞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

逢殃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后

辛之菹魚醢也醢兮后君也辛殷之亾王紂名也

將曰殷宗用之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

宗遂絕不湯禹嚴而祗敬兮嚴畏也周論道而

莫差七何反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

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舉賢才而授能兮修

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繩墨而不頗賢用能不顧左右修用先聖法度

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皇天無私阿兮私所私

為覽民一作德焉錯輔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

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

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

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苟得用此下土

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

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

之瞻前而顧後兮瞻觀也顧視也前相觀民之

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湯紂之所

忠佞之謀窮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

其真偽也服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

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咄音余身而危死節一本無兮

危猶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已正言危行身將死

士我志所樂不量鑿音而正柵音兮量度也正

終不悔恨也以鑿也固前修以菹醢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

孔也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辜過而身殆矣

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等人是

也曾增一作歔歔余鬱邑兮曾累也歔歔懼貌或

也邑鬱邑憂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

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世搵茹蕙以掩涕兮茹柔

之浪浪雷濡也衣貲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已

浪浪而流猶引取柔悞香草以自跪敷衽以陳

辭兮澆以下也衽衣前也陳辭於重華道羿耿吾

既得此中正以耿明也言已上覩禹湯文王修德

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而布

衽俛首省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

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四以

乘鷖焉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也山

以為盭反於盭埃風余上征盭猶掩也埃塵也言

車飾盭反於盭埃風余上征我設往行游將乘至

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朝發軔音刃於蒼梧兮

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朝發軔音刃於蒼梧兮

輪木也蒼梧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也在崑

崑崙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欲步

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步

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鑊也文如連瑣

有青瑣也言未得入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

門故欲少住門外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

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忽去吾令羲和弭爾

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吾令羲和弭爾

反節兮羲和日御也弭按望崦嵫上淹下而未

一作迫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

勿用欲令日御案節徐行望日所入之路曼曼

山且勿附迫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路曼曼

其修遠兮長修吾將上下而求索所格反言天地

遠而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飲余馬於咸池

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也飲余馬於咸池

兮咸池日摠余轡乎扶桑摠結也扶桑日所拂

浴處也摠余轡乎扶桑摠結也扶桑日所拂

物浴乎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

言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

以潔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折若木以拂

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聊逍遙以相羊

聊且也道遙相羊皆遊也言已摠結日轡恐不能制也

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待君命也

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前

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後飛廉使

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已使

命於後以告百姓飛廉風伯神名也或曰鸞皇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後也

為余前戒兮鸞俊鳥也皇鳳雌也雷師告余以

未具雷為諸侯以興於君言已使仁智之士如

未具嚴裝吾令鳳凰飛騰兮以日夜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

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飄風屯其相離兮

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眾率一作雲電而

來御雲霓惡氣也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

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紛總其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

離合兮紛盛多貌總總斑陸離其上下斑亂貌

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

音與閭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讒惡

望予音與閭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讒惡

而距我使我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闊昧也結幽

蘭以延佇言時世闇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世

溷濁而不分兮溷亂也好蔽美而嫉妬言時世

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也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渡

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則不死登閬風而縹馬音薛馬閬風

也在崑崙之上縹馬繫馬也言已見中國溷濁

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

潔淨閬風清明言已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

修清白之行不懈也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

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閬風山上也無遊此春宮兮楚有春宮折瓊枝以繼佩也言

已行游奄然在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

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相下女之可詒

音移相視也詒遺也言已既修行仁義真得同

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侍

王帛而聘遺之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雷師求宓妃

與俱事君也之所在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雷師豐

與開心解佩纒以結言兮纒佩帶也吾令蹇修以為

力也理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已

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結言語使古賢

蹇修而為媒理也伏戲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

時敦朴故使其臣也輝繡音呼麥反其難遷緯繡垂戾也遷徒也言蹇

音繡音畫毀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朝

人復相聚也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濯髮乎洧盤出崦嵫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

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保厥美以驕教兮

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保厥美以驕教兮

倨簡曰驕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妃用志

侮慢曰教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妃用志

戲無有事君之意也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

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

更求賢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

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望瑩臺之偃蹇兮石次

求賢然後乃來下也望瑩臺之偃蹇兮石次

曰瑩詩曰報之以見有娥音戎之佚女有娥國名

暖瑩偃蹇高貌也音戎之佚女有娥國名

帝嚳之妣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諭真

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

有娥氏有美女為建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

瑩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吾令鳩為媒兮鳩運日也毒可殺鳩告余以不

子言我使鳩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鳩告余以不

鳴逝兮逝往也余猶惡其佻音巧佻輕也巧利也

命而往其性輕佻音巧佻輕也巧利也

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心猶豫而狐疑兮

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讒

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鳳皇既

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七必待介也鳳皇既

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

帝嚳次妃有娥氏之女生契言已既得賢帝嚳

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
 二女而邑於綸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厥原放至
 遠方之外博求衆賢人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
 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得理弱而
 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
 媒拙兮弱劣也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効少康
 媒人弱鈍故達言於君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善而稱惡再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
 閨中既邃遠兮小門謂之哲王又不寤寤智也
 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
 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
 孝已是也無沉不智之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
 君而多閹豔固其宜也
 能忍與此能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
 能入與此能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

乎意欲一作葦以筵一作筵兮索也
 復去也一作葦一作筵一作筵兮索也
 也楚人一作結草一作命靈氣為余占之靈氣占
 折竹以一作日一作筵一作命靈氣為余占之靈氣占
 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靈氣占
 從乃取神一作草竹筵結而折之以靈氣占
 靈氣占一作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終而慕之靈
 凶吉也一作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終而慕之靈
 言以忠臣而事明君一作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終而慕之靈
 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一作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終而慕之靈
 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一作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終而慕之靈
 豈濁楚國有君一作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
 臣而可止乎一作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
 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一作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
 思也一作宇是也言何所獨無賢方之君一作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
 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氣之詞一作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
 以眩曜兮一作眩曜惑一作孰云察余之善惡一作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

人君皆闇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民好惡其

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也民好惡其

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言及下黨也謂楚國好

楚國尤獨異也戶服艾以盈要兮

非芳草一謂幽蘭兮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

名冰臺謂幽蘭兮不可佩

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其惡

愛讒佞憎遠忠直賢良而不自近之也覽察

草木其猶未得兮視察豈理美之能當

書言理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知臧否

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王之美惡乎

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蘇糞壤

王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為難也

巨充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謂申椒其不

芳謂申椒臭而不香言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

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巫咸將

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懷椒糝音所而要之

椒香物所以降神也糝精米所以享神也言巫

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糝要之使筮者占

茲吉凶百神翳其備降兮九嶷續其並迎翳蔽

之事也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嶷之神紛然迎我知

已之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告余以吉故

志也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曰勉升降以上下兮勉

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曰勉升降以上下兮勉

也上謂君求榘矱之所榘法也矱度也言當

下謂臣也榘法也矱度也言當

察賢與臣與已合法度者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

因與同志共為治也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

承天道其匹合得伊尹咎繇苟中情其好修兮
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

又何必用夫行媒行媒論左右之臣也言誠能
君自舉用之不必說操築於傅巖兮
須左右薦達也傅巖地名

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有懷
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夢

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人興為高宗
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

諸野得諸傳巖作說命是也呂望之鼓刀兮
公之氏姓遭周文而得舉
也鼓鳴也

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
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見之遂載以

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為太公
望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

冒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此文
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也寧戚

之謳歌兮寧戚齊桓聞以該輔該備也寧戚修
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寧戚方飯牛叩角而

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客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也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

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恐鷓
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

音鳩決之先鳴兮鷓鷓一名買鷓常使夫百草

不芳言我恐鷓鷓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
使忠直之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論讒言元

士蒙罪過也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衆眾夢然

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惟此

黨人之不諒兮諒恐嫉妬而折之言楚國之人

行其嫉妬我正直必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

以淹留言時世溷濁善惡變蘭芷變而不芳

兮荃蕙化而為茅荃蕙皆美香草也言蘭芷之

化而為管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何昔日之芳

乎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

也明智之士今皆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

也言士民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余以蘭為

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羌無實而容長實誠

已委厥美以從俗兮委苟得列乎衆芳言子蘭

質正直之性隨俗諂佞苟欲列椒專佞以慢

兮椒楚大夫子椒殺又欲充夫佩幃音輝椒菜

而非以喻子椒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

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既于進而

務入兮干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蘭子椒

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

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

與江離言觀子椒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庭惟茲

佩其一作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也言已內行

忠正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不芳菲菲而難虧

意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兮歌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

盛至今尚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

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忠貞及余飾

心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也下謂臣也

之時周流四方觀君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

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折瓊

枝以為羞兮羞精瓊靡反以為糧音良精鑿也

以爲脯腊精鑿王肩持以爲糧食飯飲香潔與

以延年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象牙

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

志故將遠去自遭吾道夫崑崙兮遭轉也楚

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其高路修遠以周流

一萬一千里有瓊王之樹也路修遠以周流

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其同志也楊雲

霓之晻靄兮揚披也晻靄鳴玉鸞之啾啾鸞鳥以

王為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言已從

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翳靄排讒佞之黨羣

鳴王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

啾有節度也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

陰陽之道鳳皇翼翼其承旂兮翼敬也旂旗也高

且亟疾也翱翔之翼翼翼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

來隨我車示高飛翱翔翼

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過不思

憂猶復顧視楚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蜷局懷思也

顧而不行胡郎反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

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亂

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摠撮其行要也屈原

後結括一言以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闚其戶闐

楚國無人屈原言已矣哉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

忠信之故自傷之詞又何懷乎故都有知已已

復何為思故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

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

也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

叙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王俾定經

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

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垂而微

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

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

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

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
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
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

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
 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
 瞻仰攄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
 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
 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
 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
 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
 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
 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
 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

不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

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洋愚而不言
 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遂巡以
 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
 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
 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
 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
 揚已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
 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於臂忍志反自沈是虧
 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

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
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
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切然
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
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
者以爲露才揚已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
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
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
爲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搵洲之宿莽
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王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
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噉詞則尚書咎繇之謀
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
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
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
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
竊其藝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壘罔極
永不刊滅者也

楚辭卷第一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寃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寃結託

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美

焉

吉日兮辰良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

穆將愉

音俞

兮上皇

穆敬也

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大神也

劒兮玉珥

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

璆鏘

鳴兮琳琅

璆琳琅皆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珥焉鏘佩聲也詩云佩玉鏘鏘言已

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劒以辟邪要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

或曰紉鏘鳴兮琳琅紉錯也琳琅聲也

土瑱

瑱石之次玉者也詩云瑱瑱也

盍將把兮

瓊芳

盍何不也

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潔以瑱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為香也

蕙肴蒸芳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奠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

桂酒芳椒漿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

蒸肴芳蘭為藉進桂揚袍兮拊鼓拊擊也疏緩

酒椒漿以備五味也節兮安歌親舉也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

相和以樂陳竽瑟兮浩倡又陳列也浩大也言已

樂以自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

竭盡也菲菲兮滿堂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

菲盈滿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君欣

堂室也欣兮樂康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賦飽喜

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

福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則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華采五色采也若杜若也言已

將脩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

靈連蜷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

也爛昭昭兮未央爛光貌也昭昭明也未央未

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留蹇將憺

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也兮壽宮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

於壽宮歆饗酒食憺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

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

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龍

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也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

雲神使之乘龍兼衣青黃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聊翺遊兮周章且

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游戲也靈皇皇兮既

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遠舉

兮雲中來急疾飲食既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

也覽冀州兮有餘猶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

乃望於冀州尚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

安有窮極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也極勞心

兮憺憺憺憺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

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煩勞而憺憺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

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嘆喟心每憺憺而不能已也

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

之波方數百里群鳥所集魚鼈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

請呼之尚蹇誰留兮中洲蹇詞也留待也中洲

復猶豫也為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

以爲堯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囚爲湘美要眇兮

夫人也所留蓋謂此堯之二女也宜脩沛吾乘兮桂

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

也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

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望夫君兮未來謂君

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

君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已供脩祭祀

作樂誠欲樂君駕飛龍兮北征征行也屈原思

當復誰思念國願駕飛龍北行遭吾道兮洞庭遭轉也洞庭

亟還歸故居也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薛荔拍兮蕙

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網蓀橈兮蘭旌蓀

網東也詩曰網繆束楚是也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薛荔搏

飾四壁蕙草縛束屋乘船則以蓀為楫旌旗動以香潔自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名

修飾也蓀一作荃望涔陽兮極浦近附郢極遠

也浦水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

之遠浦下附郢之倚以泄憂思橫度大揚靈兮

江揚已精誠異能感悟懷王使已還也

未極已極女嬃媛兮為余太息女謂女嬃媛猶牽引

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

類牽引而責數之為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

性易行隨橫流涕兮潺湲流貌屈原感女

風俗也傷意不能改內自悲隱思君兮惝側惝側君謂懷王也

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桂櫂兮蘭枻櫂枻也枻

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斲冰兮積雪斲斫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

言已勤采薜荔兮水中薜荔香草

末擢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

而求薜荔登山綠木而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媾

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恩不甚

兮輕絕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

也石瀨兮淺淺瀨流疾貌也淺飛龍兮翩翩屈原憂

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山野終無所

登至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言朋友相

也執履忠信雖獲罪過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也言君嘗與已期欲共為治後以讒

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已也鼃馬

也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

安意終志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宿曰水周兮

堂下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

獸魚鼃同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

即去也遺余佩兮澧浦遺離也佩瓊琚之屬

思心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采芳洲兮杜若

生水中之草葉將以遺兮下女遺與也女陰也以

也言已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肯不

可兮再得言曰不再中聊逍遙兮容與逍遙遊

日孤表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

年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

待天命之至也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

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

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

水之渚因**目眇眇兮愁余**眇眇好貌也余屈原

為湘夫人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

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閻君亦將沈身湘流

故曰**愁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洞庭波兮木葉**

我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

下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傷矣或曰屈原

見秋風起而木葉墮**登白蘋兮騁望**蘋草秋生

悲歲徂盡年衰老也**騁望**今南方湖

澤皆有之**與佳期兮夕張**佳謂湘夫人也不敢

騁平也**張**指斥尊者故言佳也

張施也言已願行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

修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帟帳與夫人期歆饗

之也一本佳**鳥何萃兮蘋中**萃聚**曾何爲兮水上**

下有入字**曾**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蘋而言草中曾當在

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其所以也**沅**

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

興湘夫人美好**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

亦異於衆人也**中**麋獸名**蛟何爲兮水裔**蛟龍類也麋當在山

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流而潺湲也**麋何食兮庭**

中似鹿也**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馳不出湘潭之間

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宜在山野而**朝馳余**

陞朝庭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隸也**聞佳人兮召予**予屈原

命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

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異湘夫人有**築室兮**

水中葺之兮荷蓋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蓀**一作

荃以蓀草飾室壁壁兮紫壇累紫貝為室壇播芳椒兮盈堂布

椒於桂棟兮以桂木蘭檠以木蘭辛夷楣兮辛

香草以葑葑房葑白芷也罔薜荔兮為帷罔結也

帷帳擗蕙楊兮既張覆檟屋白玉兮為鎮鎮以王

也疏石蘭兮為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芷葺兮荷屋葺蓋

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合百草兮實庭草之

庭中以實建芳馨兮庶門馨香之聞遠者積之以

世憂思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

人比隣而處然猶積聚眾芳以為殿堂修飾弥

盛行善九疑續兮並迎九疑山名靈之來兮如

雲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續然來迎捐余袂兮江

中袂衣遺余襟兮醴浦襟襜褕也屈原設託湘

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寒汀洲兮杜若將

以遺兮遠者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

之士平洲香草以遺時不可兮驟得驟得數聊逍遙

之與共修道德也湘夫人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吾謂大司命也言

遊戲則為大開禁門使乘玄雲而行令飄風兮先驅迴風使凍雨

兮灑塵暴雨為凍雨言司命爵位尊高君回翔

兮以下乘風雨然徐迴運而來下也踰空桑兮

獨放逐離別不復
合會不可為思也

大司命

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閑

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綠葉兮素枝一作芳菲

非兮襲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夫人

兮自有美子夫人謂萬民一云蓀何以一作兮

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蘭

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自成言萬民衆多

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

奄忽入不語言出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

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原屈思神略畢

歎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與樂莫樂兮新相知

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荷

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

也夕宿兮帝郊帝謂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

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與女遊兮九河衝風

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咸池星名晞女髮

兮陽之阿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

陽阿齋戒潔已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臨風

兮浩歌

况失意貌也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異神聞之而來至也

孔蓋兮翠旌

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也言司命乃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

天兮撫彗星

言司命乃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

仁賢疎長劍兮擁幼艾

疎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

絕凶惡擁護萬民長

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

少各使得其命也

少司命

暎將出兮東方

謂日始出東方其照吾檻兮扶

桑

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

照曜四方日以扶桑為舍

撫余馬兮安驅日也

夜皎皎兮既明

言日既陸天運轉而行西將過太

之夜猶皎皎

而自明也駕龍軒兮乘雷

蛇行以雲為旌旗委蛇而長

長太息兮將上

佞兮顧懷

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

兮娛人

樂觀者憺兮忘歸

見之莫不娛樂憺也

然意安而忘歸也

簫鍾兮瑤篴鳴

篴吹鳴篴竽列備

瑟吹鳴篴竽列備

思靈保兮賢姱

衆樂以樂大神也

思靈保兮賢姱

得賢好之巫使與

翺飛兮翠曾

若飛似翠

展詩兮會舞

水中而乘白龍兮逐文魚大鼈為龍魚屬也逐沈沒也

出乘龍近出乘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漸紛兮將龍又從鯉魚也

來下流漸解水也言屈原願與河伯久遊河之渚而流漸紛然相隨來下水為汚濁故欲

去也或曰流漸解散屈原自子交手兮東行謂比流漸者欲與河伯離別也

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送美人兮南行還於九河之居我亦欲歸也

漁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波滔滔兮來迎已南至江之涯歸楚國也

魚鱗兮媵予媵送也言江神聞已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

侍從而送我

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謂山鬼被薜荔兮帶女

衣以鬼絲為帶薜荔菟絲皆無形而生山鬼亦曉忽既含睇兮又宜笑

鬼之狀體含妙容美子慕予兮善窈窕

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言山鬼

之說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以故

容也乘赤豹兮從文狸乘赤豹從文狸

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狸被石蘭兮

帶杜蘅皆香草也折芳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

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善屈原履

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

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幽篁竹林也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

深其路阻險又難故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

來晚暮後諸神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羗

後到特立於山言山鬼所至高邈雲出東風飄飄兮神

書晦其言山鬼所至高邈雲出東風飄飄兮神

靈雨則神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

和屈原自傷也留靈脩兮憺忘歸靈脩謂靈王也歲既晏

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其

將欲罷老誰當采三秀兮於山間三秀謂芝草也石磊

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材之士怨公子兮

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

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已忠信而不

失志而君思我兮不得聞言懷王時思念我願

已謀也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飲石泉兮蔭

松栢言已雖居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

處動以香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

緊自脩飾君思我兮然疑作然讒言妄作故令

也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夜鳴風颯

颯兮木蕭蕭言已在深山中雷電雷暴雨

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典於君雲雨冥昧以與

佞臣援猴善鳴以典讒人風以喻政木以喻民

雷填填者君妄怒雨冥冥者君煩擾也木蕭蕭者

民驚也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已怨子椒不見達

山鬼

孫吳戈兮被犀甲

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被犀甲

而行也或曰操吾

車錯轂兮短兵接

利吾利楯之名也

錯交也短言我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相接擊也

言兵士竟路旌旗蔽天

矢交墜兮士爭先

敵多人衆來若雲也

凌余陣兮躡余行

夫奮怒爭先在前也

左驂殪兮右刃傷

踐也言敵家來凌我

也言左驂殪兮右刃傷也言

屯車踐躡我行也

援玉枹兮擊鳴

已所乘左驂馬

戰鬪適遭天

右駟馬

擊鳴

之言已馬雖死

擊鳴

絳四馬終不反顧

擊鳴

必死也

擊鳴

言壯士出關不復顧

擊鳴

一往必死不復遠反也

擊鳴

平原忽兮路超遠

擊鳴

言身乘於原壑而不士

擊鳴

言壯士出關不復顧

擊鳴

言壯士出關不復顧

擊鳴

國殤

會鼓

代舞

盛禮

傳世

國殤

會鼓

代舞

盛禮

傳世

國殤

會鼓

代舞

盛禮

傳世

國殤

會鼓

代舞

盛禮

國殤

會鼓

代舞

盛禮

傳世

國殤

會鼓

代舞

盛禮

傳世

國殤

會鼓

代舞

盛禮

傳世

國殤

會鼓

代舞

盛禮

傳與他人更用之也嫖女倡兮容與嫖好貌也謂使童稚
退容與而有節度也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言春祠
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禮竟

楚辭卷第二

楚辭卷第三

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

天問章句第三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
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
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
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備侔
及古賢聖恠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
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

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叙示

爾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遂往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

形神物未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誰傳道此也

考定而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翼何能以識知其形像

乎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為之乎陰陽

三合何本何化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圜則九重

孰營度之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九重誰惟茲何功孰初作

之言此天有九重誰幹維焉繫天極焉加也幹轉

網也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八柱何當東南何

虧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九天之際安放安

屬九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

際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隅隈多有誰知其數言

地廣大會何分安所屬繫乎天何所沓十二焉分言天與

地合會何所分乎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言日月

所繫屬誰陳列也出自湯谷次于蒙汜次舍也汜水涯

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日出東方

至暮而止所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夜光何德死則又育言日出而

凡幾何里乎夜光月也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言月中

所貧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女歧無夫

而生九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大厲疫鬼也

子也氣也言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何闔而晦何

開而明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角宿未旦曜靈

安藏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言東方未不任汨

鴻師何以尚之汨治也鴻鴻水也尚舉

以舉之乎僉荅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言衆人舉歟治也

水堯知其不能衆人曰鳴龜曳銜鮪何聽焉

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順欲成

功帝何刑焉帝謂堯也言鮪設能順衆人之欲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舍永長也遏絕也

於羽山絕在不毛之伯禹腹鮪夫何以變化鮪禹

其所為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也纂就前緒遂

成考功父死稱考緒業也言禹能纂代何續初

繼業而厥謀不同言禹何能繼續鮪洪泉極深

何以實之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地方九州則

何以墳之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應龍何畫

河海何歷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言

尾盡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魚何所營

禹何所成言鮪治鴻水何所營康回馮怒地何

故以東南傾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顓

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

天維絕地柱九州何錯川谷何澇錯厠也澇深

折故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澇也言九州錯

於地何以獨濇深乎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何故也東西南北其脩孰多脩長也

惟為長乎南北順隳音妥其衍幾何行廣大也言

何乎幾崑崙縣圍其尻安在崑崙山名也在西

口縣圍縣圍乃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言崑

重其高萬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言天地四方各

下也西北闢啓何氣通焉言天西北之門獨常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言天之西北有龍銜燭而留照之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羲和曰御也言日未揚

赤之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暖溫也言助之氣

寒者焉有石林何獸能言言天下何所有石木

能言不離禽獸也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有角

無角曰虬言寧有無角之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虺蛇別名也儵忽電光也言有雄虺何所不死

長人何守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

至於使守靡萍九衢泉華安居九交道曰衢

封禺之山也生於水中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一靈蛇

又有泉麻垂華榮何所有此物乎黑水玄

趾三危安在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延年不死

壽何所止言仙人稟命不死其鮫魚何所旣堆

焉處有鮫魚鯉也一云鮫魚鮫鯉也拜焉彈日烏

焉解羽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

隨其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言禹以勤力

四使省治下焉得彼龠山女而通之于台蔡言

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閔妃匹合厥身是

繼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胡維嗜欲不同味

而快鼯飽言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何特

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作

孽益禹賢臣也作為也后君也離遭也離憂也

言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

皆去益而歸啓以為君益何啓惟憂而能拘是

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啓者以其能憂思道德

御以伐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言有扈氏所行

皆歸於窮惡故啓誅之益何后益作革而禹播

降后君也革更也播種也降下也言啓所以能

好得下種百穀啓棘賓商九辯九歌棘陳也賓

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備脩明何勤子屠母

而死分竟墜一作地勤勞也屠裂剥也言禹膈

何以能有聖德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夷羿諸侯

憂勞天下乎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夷羿諸侯

戡夏后相者也革更孽憂也言羿戡夏家居胡

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胡

羿射大河伯而妻彼雒嬪胡何也維嬪水神謂

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化

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

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

靈羿何從得犯也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

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馮珖利決封豨是射

與雒水神宓妃交接也馮珖利決封豨神獸也言羿

馮珖也珖弓名也決射鞬也封豨神獸也言羿

不循道德而挾弓射鞬獵捕神獸以快其情也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蒸祭也后帝天帝

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泥娶純狐眩妻爰謀

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泥娶純狐眩妻爰謀

泥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言泥娶於純何羿之

孤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泥謀殺羿也何羿之

射革而交吞揆之吞滅也揆度也言羿好射獵

布恩施德而阻窮西征巖何越焉阻險也窮窮

吞滅之也阻窮西征巖何越焉也越度也窮窮

峯放鮫羽山西行度越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峯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無一本為黃熊或作

巫何活焉活生也鮫死後化為黃熊入於咸播

得耕種黑黍於藿蒲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疾

之地盡為良田也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病

也脩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鮫而戮殺

之則禹不得嗣與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鮫

惡長滿白蜺嬰弗胡為此堂蜺雲之有色似龍

天下也白蜺嬰弗胡為此堂者蜺雲之有色似龍

若蛇者也言此有蜺弗氣透移相嬰安得夫良

何為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安得夫良

藥不能固臧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儵

文子崔文子驚恠引戈擊蜺中因墮其藥天

俯而視之王子儵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天

式從橫陽離爰死陰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

陰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式從橫陽離爰死

陰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式從橫陽離爰死

陰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式從橫陽離爰死

也死大鳥何鳴夫馬喪厥體言崔文子取王子喬之尸置之室中覆之

以幣筐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馬能亡子喬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

也萍號起雨何以興之也興起也言兩師號呼

與則雲起而雨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膺受也言天撰

獨何以興之乎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鼇戴山抃何以安之大鼇

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釋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

舟陵行何以遷之釋置也舟船也遷徙也言龜

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惟澆在戶何求于嫂澆

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言澆無義活佚其嫂往至其戶伴有所求因與行澆也何少

康逐犬而顛隕厥首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顛其頭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女歧澆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歧與澆居佚

為之縫裳於是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逢遇共舍而宿止也

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湯謀易厥何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為遇危殆也

以厚之湯殷王也旅衆也言殷湯欲繼夏覆舟夏衆使之從已獨何以厚待之乎

斟尋何道取之覆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

何道取之乎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桀夏亡王也蒙山之乎

伐蒙山之國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肆其情意故

而得妹嬉也湯放之舜閔在家父何以鰥舜帝舜也閔憂也

布衣憂閔其家其父頑母鰥無妻曰鰥言舜為如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姚舜姓也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厥崩在

初何所意焉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芽之端而璜

臺十成誰所極焉黃石次王者也言紂作象箸

杯玉杯必盛熊蟠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登立

紂果作玉臺十重禮丘酒池以至於亡也

為帝孰道尚之言伏羲始作八卦脩行道德萬

也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

所制匠而舜服厥弟終然為害言舜弟象施行

無道舜猶服而事之何肆大體而厥身不危敗

然象終欲害舜也心燒廩窶井吳獲迄古

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窶井吳獲迄古

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也吳獲迄古

南嶽是止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

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孰期去斯得兩

下求採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

男子期會也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

太伯及弟仲雍去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

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者謂太伯仲雍二人也

去一緣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

作失之羹脩飾玉鬲以事於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帝

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帝

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何條放

下民博選於衆而逢伊尹舉以為相也何條放

致罰而黎伏一作大說條鳴條也黎衆也說喜

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

天下衆民大喜悅也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

致貽女何喜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

墮遺其知喜而吞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該包也

之因生契者也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該包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該包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該包也

父謂契也季末也滅善也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為民主也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少康後為有仍牧正典主牛羊遂攻干協時舞

何以懷之干求也舞務也協和也懷來也言夏后相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

時務調和百姓使之平脅曼膚一作受膚何以肥

之言紂為無道諸侯皆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

爰何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啓攻有扈之時

殺之其先入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之手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常恒

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何

脩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

往營班祿不但還來營得也班徧也言湯往田

以所得禽獸徧施祿惠於百姓也昏微循一作迹有狄不寧昏

也循遵也迹道也言人有循闇微之道為媯汭

也夷狄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謂晉大夫解居父

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言解居父聘平吳過

其子欲與之媯汭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

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

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眩第並淫危害厥兄眩惑

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何變化以作詐

後嗣而逢長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

上賓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成湯東巡

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小臣謂伊尹也言湯東

尹因得吉善之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妃以為內輔也

媵有莘之婦小子謂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姓

無反居無幾何曰竈中有生靈毋去東走顧視

其邑盡為大水母因溺死化為空桑之林水乾

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湯出

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重泉

夫何臯尤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湯於重泉

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帝謂桀也言湯不

先挑之也會鼃爭盟何踐吾期言武王將伐

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

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武王書夜

行或諫曰雨其軍上共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

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以甲子日不

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蒼鳥群

飛孰使萃之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

聚之者乎詩云惟師到擊紂躬叔旦不嘉旦周

尚父時惟鷹揚也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

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

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群臣咸曰休

哉周公曰雖休勿休

故曰叔旦不嘉也

嗟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

嗟嘆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

美之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言天地始授殷家

女所施用乎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言殷王位已

善施若湯也爭遣伐器何以行之成反覆亡之

其罪惟何乎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伐器攻伐之

罪若紂也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

爭先在前獨何以行之乎

器也言武王

王

王

王

王

王

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載馳赴敵爭先
 前歌後舞鳧藻謹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
 也一云前歌後舞昭后成遊南土爰底至也言昭
 舞如鳥喙呼昭后成遊南土爰底至也言昭
 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厥利惟何逢彼白
 於楚楚人沈之而遂不還也厥利惟何逢彼白
 雉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
 逢迎此為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
 之乎穆王巧梅一作梅夫何為周流穆王乃巧
 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
 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調周
 流而往說之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者當脩道德
 欲以懷來也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者當脩道德
 來四方穆王何為乃周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妖
 旋天下而求索之也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妖
 也號呼也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謡曰繫孤箕服
 寔云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恠執而曳
 我之於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也昔夏后氏之
 市也

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夏后布弊請而告之龍亡而祭在積而藏之
 夏亡傳殷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至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聚流于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
 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時
 被戮夫婦夜亡道聞後宮處妾所棄女啼聲哀
 而叔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褒人
 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用以為后惑而愛
 之遂為犬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天道神明降
 戎所殺也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天道神明降
 無常善者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
 之惡者罰之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
 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戶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已也何惡輔弼讒語是
 服服事也言紂惡輔弼不用忠比干何逆而抑
 服直之言而事用諂讒之人也比干何逆而抑
 沈之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諫紂雷開阿順而賜

封之金雷開佞臣也阿順於紂何聖人之德

卒其異方聖人謂文王也卒終也言文王仁聖

也梅伯受醢箕子伴狂梅伯紂諸侯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

殺之殺之則被髮伴狂也稷維元子帝何篤之元大

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

賢天帝獨何賢天帝獨何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投棄也燠

以厚之乎以厚之乎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

鳥覆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馮長大挾持也言后

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文才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紂謂

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紂切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

王執鞭持政為雍州之牧也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徹

也社土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

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徒以為天下太社也

遷藏就岐何能依言文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

而隨之也殷有惑婦何所譏惑婦謂妲己也譏諫也

復譏也受賜茲醢西伯上告茲此也西伯文王也

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

救上帝謂天帝也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師望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

在肆昌何志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

乎志一鼓刀揚聲后何喜后謂文王也言呂望

作識

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武發殺殷何所

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載尸集戰何所急主

也集會也言武伐紂載文王木主稱伯林雉經

維其何故後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子申生為何

感天抑墜夫誰畏懼天言驪姬諛殺申生其寃感

也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與王者何不常

戒懼也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行禮義受天之

命而王有天下矣又何初湯臣摯後茲承輔湯

為至使他姓代之乎初湯臣摯後茲承輔湯

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何卒官湯尊食

宗緒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

乎者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也勳功也闔吳王闔廬

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示餘祭卒

傳弟夷末夷末卒太子王僚立闔廬昭之長

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為將大

有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離亡何能闔廬少小

勇武流彭鏗斟雉帝何饗味善斟雉菜好和滋

其威也彭鏗斟雉帝何饗味善斟雉菜好和滋

而饗食之美受壽永多夫何久長於堯堯饗食之

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中央共牧后何怒

悔不壽恨枕高而砥遠也中央共牧后何怒

武發殺殷何所

載尸集戰何所急主

伯林雉經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北至回

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崇天祐之也

水萃何喜萃止也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

面兄有噬犬弟何欲弟秦伯弟鍼也言秦伯有

齧犬弟鍼易之以百兩卒無祿弟鍼犬鍼以百

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薄暮雷電歸何憂言屈

逐鍼而奪其爵祿也壁所問暮說曰暮欲去時天大雨厥嚴不奉帝

何求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墮不可伏

匿穴處爰何云爰於也云言也吾將退於江荆

勲作師夫何長先荆楚也師衆也勲功也初楚

采桑於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此

典師攻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詩

言我先為不直悟過改更我又何言欲使楚王

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吳光爭國又余是

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吳光爭國又余是

勝光闔廬名也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

是勝言天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子文

勝我也尹也子文之母鄭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

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

乃取叔養焉楚人謂乳為鬪穀謂虎為於菟吾

改名鬪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告堵教以不長堵教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也

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恠之事自太史
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
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
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濛其說故厥義
不昭微指不替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
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
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但後學者永無疑焉

班孟堅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
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
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
羿澆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
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
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
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
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
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
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貴數

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
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
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
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
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
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
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
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楚辭卷第三

